

# 舌尖上的虫子



不要怪我们明星矫情,如果一个年轻女子,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虫子给吃下去了,也会被当成异类。人们愿意看的是美女挣扎着害怕着,最后还是吃了下去。

吃不活活蚯蚓,俨然成了考验偶像素质的大事。今年最后一季度的真人秀相继亮相,《跟着贝尔去冒险》引起广泛关注,小虫们功不可没。

贝尔·格里尔斯今年41岁,当过英国特种兵,爬过珠峰顶,主持过美国知名节目《荒野求生》。他被称为“食物链顶端的男人”,吃过粪便、蝎子、蛆、象鼻虫……美味的概率并不大,目标只有一个:“活下去”。现在,贝尔带领韩雪、张钧甯、谢天华、张丹峰、大张伟等一大群中国演艺圈明星,前来搞野外求生。首集节目的焦点就是生吞蚯蚓,张钧甯不肯杀生但最后还是吃下了蚯蚓,而韩雪哭喊就是坚决不吃,死活都不吃。

结果可想而知,一些观众骂不肯吃蚯蚓的中国明星“又矫情又娇气”,参照系有好莱坞明星的表现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。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观众表示可以理解,“吃虫子太恶心了,这真不是矫情”。没错,很多人还是会把蚯蚓这种环节动物称作“虫”。

人类饮食进化到今天,吃虫成了东西方文明社会普遍难以逾越的一道坎。纪录片一旦拍到原始部落,总要表演一番吃虫的对比,土著吃得津津有味,外来者不断作呕。无论是BBC还是Discovery,甚至上海纪实频道,概不例外。各种综艺节目整蛊明星吃虫屡见不鲜。今年《咱们穿越吧》节目让艺人穿越回旧石器时代,外出捕食发现一堆蛆模样的虫。

沈腾吓得哇哇大叫,而黄小蕾利落地吃了两个。结果,观众们因“明星吃蛆”发起网络热议,最后节目组表示黄小蕾吃的不是蛆而是种“面包虫”,否认以此炒作。还有此前



在《跟着贝尔去冒险》中,贝尔向大家示范吃虫子(视频截图)

日本AKB48两名成员前阵子在综艺节目中玩游戏吞了虫子(炸过的蝉),英美等西方媒体大惊小怪,网络留言更是直接震惊爆棚。亚洲人民简直想掐住他们耳朵问一句:“回去看看你们《荒野求生》吃的是什么!”

不要怪我们明星矫情,如果一个年轻女子,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虫子给吃下去了,也会被当成异类。《非诚勿扰》有个营养师女嘉宾带了盒竹节虫,现场就吃了,还夸“特别香,蛋白质含量特别高”。这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场景也令许多人极度崩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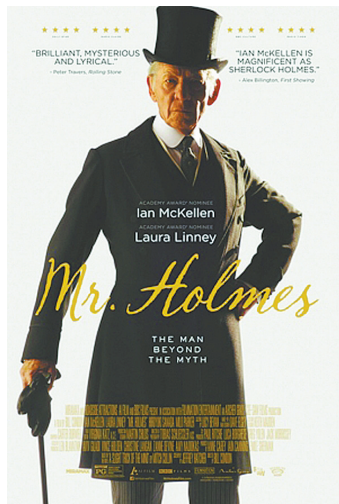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愿意看的是美女挣扎着害怕着,最后还是吃了下去,譬如张钧甯,播出一集后就被连连夸赞。被大骂的“永远的玉女”韩

雪,虽然澄清“在我节目合约里其实我可以拒绝超过我能力的事”,但这种态度正是观众最反感的。

不过,韩雪的存在给节目带来了更大观赏度,想想看,小男生最爱捉弄的也是那种爱哭鼻子的漂亮女生,往她们铅笔盒里放毛毛虫。况且,韩雪也并非没有做出牺牲。她戴“地狱头盔”接受惩罚时各种虫盘桓在她头顶,算是所谓大逆转。

最后还想说的是,其实奥巴马跟着贝尔去冒险时,也没吃什么虫子。能在节目里被为难的是艺人,而对于大人物来说,所有的为难都在节目之外事先解决掉了。

(指间沙)



## 《福尔摩斯先生》

导演:比尔·康顿  
主演:伊恩·麦克莱恩、劳拉·琳妮  
出品:英国、美国

1947年的英格兰,当年鼎鼎有名的大侦探福尔摩斯隐居在苏塞克斯郡的田园,他已93岁高寿。每当他在电影院看到关于自己的电影都会忍不住摇头。

归隐后的福尔摩斯当起了养蜂人,他周围的人只有管家芒罗夫人和她的业余侦探儿子罗杰。不过时不时地,他还是对那些陈年旧事耿耿于怀。福尔摩斯决心在没有华生帮助的情况下,侦破一起50年前的悬案,而这也将成为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冒险。本片改编自米切·库林的小说《心灵诡计》。

(现代)

## ●小说连载

### 曾少年

(1)

■文/九夜茴

#### 我出生那天 发生了一件大事

我出生那天,北京下了好些天的雨停了,天晴得终于有了盛夏的样子。

院子里紫色的喇叭花都开了,串红也已经能吸出蜜来,枣树和槐树遮住的一片阴凉,蝉声一阵一阵的。天空中有蜻蜓飞过,时而有几只黑白花的天牛。

乘凉的老人聚在一起,老奶奶推着小竹车,哄着孙子和孙女,老爷爷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下象棋。他们从不观棋不语,常常为了跳马或是支士而争论不休。小卖部里挂出冰镇北冰洋汽水的牌子,小贩在白色的小木箱上盖一层棉被,里面有奶油雪糕,也有小豆冰棍。

胡同里的孩子成堆,男孩玩弹球、拍画儿,也有抓蟋蟀的,放在玻璃罐头里养起来,罐子上面要糊一层纸,用皮筋捆紧,再扎几个小孔透气。他们会给蟋蟀起名字,什么常胜将军、山大王,常常放在一起让它们斗。女孩玩跳皮筋,要是缺人抽筋就把皮筋绑在电线杆上。她们也跳房子,拿碎红砖或是家里裁衣服用的滑石在地上画线,小沙包都是碎布拼的,灰乎乎的看不清颜色。

虽然出了西口就是繁华的东单大街,但是在胡同里面丝毫感觉不到喧嚣,偶尔才有几辆自行车骑过,不是永久就是凤凰,但统一都是黑色的,连车把上的铃都一样。也难怪,不只是自行车,那时家家过的日子都差不多。北京的变化尚还细不可闻,也许谁说一句,这座城便可一模一样起来。

然而就在我出生那天,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。我们院东屋的辛伟哥被警察抓走了,说他与西大院那个外号叫猴子的男孩一起在女厕所外面耍流氓。他们早晨偷看了女厕所,还冲里面的人吹口哨,说不三不四的话。辛伟哥的弟弟辛原在一旁觉得不好意思,喊他俩走,辛伟哥嫌他烦,不但不听他的,还踹了他一脚。辛原自己一人哭着回家,在路上正巧碰见居委会的赵主任出来倒尿盆,辛原顺口向他告了状。赵主任脸沉下来,哄了他几句,也不倒尿盆

了,急匆匆地转身就走。

到中午时,警察就来院里抓人了,说他们犯了流氓罪。

有人犯罪了,这可一下炸了窝。正巧赶上礼拜天,大人小孩全出来看。辛伟哥平时是院子里最调皮,最神气的男孩,可那天吓得腿都站不直了。18岁的大小伙子,被人硬是从屋里架了出来,一边走一边哭,又喊妈又喊奶奶,“呜呜”得也听不清说了些什么。

而警察来那会儿,辛原正在院门口跟一帮小孩玩“我们都是木头人,一不许说话二不许动。”他就真像木头人一样,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墙边上,看着小伙伴们跑过去瞧热闹,看着他哥被警察拖走,看着他奶奶坐在地上大哭,看着院子被一层又一层的人围住,把他彻底围在了外面。

后来在我印象里,辛原哥一直不爱说话,总低着头,跟他打招呼,他都不看你的眼睛。有人说就是因为抓辛伟哥,他被唬住了,所以一下变成了不说话的闷葫芦。可我想,他也许从那天起,就再没有从木头人变回来。

辛伟哥被抓进去没多久就判了刑,因为他在里面交代曾经一起聚众看黄色录像,所以判了流氓罪,15年。猴子更厉害,他那时有个女朋友,就是那天在女厕所里的女孩,调查发现他们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,被判了死刑。执行死刑之前,法院的人来收了七毛钱的子弹费,然后就把他枪毙了,据说他的那个女朋友也因为这事喝敌敌畏自杀了。

他们运气不好,赶上严打,为一个恶作剧搭进了一辈子。大人说这就是命。这个命字,既是生命的命,也是命运的命。

当然了,这些我一点都不记得,我才刚刚出生,因为辛伟哥的事,大家都把老谢家新添了一个叫谢乔的小丫头给彻底忘了。

只有我的小船清清楚楚地记得我,这些都是他讲给我听的。

明日关注:那段时间,成了我生命中的空白

## ●纪实连载

### 老洋人张庆

(11)

■文/潘运明

#### 加入宏威军

张庆在娘娘山脚下的尚沟一带,重新拉起一支百余人的队伍,与李鸣盛等几路杆子“碰杆”(多股力量合在一起)后,人马陡然大增,青草岭、娘娘山方圆几十里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,剪径劫道,破寨杀人。军阀队伍除睁只眼闭只眼外,大多还暗中派人争取这股力量。

“报,后沟发现一队人马。”“有多少人?”“有十多个人,都是骑马而来。”

“快,操家伙,准备迎战。”正在和张庆一起喝酒的李鸣盛不假思索地吩咐道。

一旁的徐铁头哈哈笑了。

“徐驾杆,你……”李鸣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愣愣地惊在那里。张庆和李鸣盛一头雾水,大眼睛瞪着小眼。来人名叫木弓八,腰弓似虾,瘦得像猴子一般,眼睛却骨碌碌地转来转去,嘴巴灵巧得很,张口流出女人腔:“久闻老洋人张庆的大名,难得一见,今奉赵统领之命,特来拜会。”

“你是河南宏威军赵杰那小子派来的?”

“敌人就是,赵统领仰望您的大名,特派小的前来说合,如张驾杆、李驾杆愿到我们宏威军里,高官任坐,骏马任骑。”

“哼,啥宏威军,不就是当年追剿白大哥的老毅军吗?当年没有我们闹腾,那赵倜老儿能立功坐上‘河南王’的宝座?现如今更名改姓叫什么宏威军,换一身灰老鼠皮。哼,这支队伍与老子有血海深仇,你小子厚着脸皮来当说客,想让我们这些老牌杆将改换门庭,认贼作父,这不是叫天下人耻笑我们吗?来人,把这狗日的拉出去宰了!”

“二位大驾杆,慢慢慢慢,请让人家说完嘛。”徐铁头急得满头冒汗,忙劝道,“实话对二位驾杆说吧,这事儿是由我牵的线,让二位措手不及实属不该。不过,我这可是满心满意为弟兄们着想,再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,就让这木兄弟把话说完再做决断。”

“既然铁头哥说了,那咱就听完,你有啥屁就快放吧。”

“我说张兄、李兄啊。”木弓八慢条斯理

地说,“小的早有所闻,知道这豫西草莽之中卧虎藏龙,蹙将弟兄们多是血胆过人,豪气干云,谁与蹙将弟兄过不去就是与自己过不去。当今世道正是用人之时,不少队伍真真假假打着收抚幌子,急于扩充,请弟兄们切莫误上贼船。宏威军虽然是老毅军改过来的,可也绝非当年的样子,如今事隔六七年,追剿抚汉军的兵们也换了多茬,此一时彼一时,如果还只提当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,倒显得弟兄们的情谊生分了不是?张兄、李兄,你们都知道,现在中原地带,有直系和奉系两大军阀,都在极力扩张,咱们赵督在河南地盘已稳坐多年,弟兄们要是提早归抚,将来天下稳定,吃香喝辣还能少得了弟兄们?我想,这总比在深山老林里躲躲藏藏强上百倍。现在宏威军正扩编,错过这村可就没了这个店了,哪轻哪重,各位弟兄好好掂量掂量。”

木弓八说完,李鸣盛嘿嘿冷笑道:“不管是老毅军或是宏威军,反正都是他妈的一个筋儿,无非是大老鼠小老鼠,一窝的坏菜老鼠。当年的旧伤疤犹在,现在投进你们的怀抱,让天下人耻笑我们这些蹙将杆子,骂我们不仁不义,没有骨头,我觉得什么官家正统不统的,都不如拉杆作蹙将,畅游山林,提刀砍人,收刀喝酒,自在快活。”

“你把赵倜说成了一朵花,在我们眼里,他就是杀害我们蹙将弟兄的罪魁祸首。老实说,别人不知我还能不知,赵倜那小子踏着豫西蹙将们的血迹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,爬上督军宝座,与这种人伍伍不如回家种地。要去,张大哥你去吧,我是决不会去的。”李鸣盛说完,操起马鞭腾腾迈步向外走去。

迫于形势的压力,宏威军与张庆的谈判进展迅速,张庆与王振相商率部接受改编,成为赵杰第一师陈树基旅的一个营,王振任巡缉营长,张庆任连长,接着从豫西开往郑州东部的中牟驻防。

事有凑巧,张庆刚刚附宏威军,中原地带一场大分裂大组合又开始了,在重大历史事件转折中,张庆该如何抉择?

明日关注:虎归山林再揭竿